

佛坪
支教

教学互“哺” 与子同怡

□施淑萍

一年级,是培养新生学习兴趣、树立他们学习自信的起步年级。怎样因地制宜地用快乐探索陪伴孩子们的学习,维护升级他们的学习兴趣?怎样用他们的长处,鼓励、支持、扬起孩子们的自信呢?

我除了带一个班的数学,还带一年级四个班的科学。教科版科学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是“植物”。佛坪地处秦岭腹地南麓,是国家中央公园的核心区,这里峰峦叠嶂、林木葱葱,森林覆盖率达91.19%,被誉为同一生态纬度环境最好的地区。佛坪县城的大街小巷,居民们也都有种养绿植的爱好,小小的县城,干净、整洁、花团锦簇。天时地利尚需人和,“植物”这个单元,我想能够很好地开启孩子们对于科学这门学科以及学校学习的兴趣。

第一节启蒙课,是《科学家这样做》:珍妮·古道尔在非洲的原始森林对黑猩猩进行了38年的观察。在给孩子们解释了人物、地点、观察对象以后,我把重点落在“观察38年”上,他为什么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观察38年呢?猜一猜他都会观察些什么呢?孩子们畅所欲言:他喜欢黑猩猩;他对黑猩猩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;他会观察黑猩猩的样子、饮食起居、运动爱好、有没有伙伴、会不会结婚、怎么生孩子、会有些怎样的表情……说着说着,他们渐入佳境,我也不由被他们的投入感染了,仿佛和他们一起置身原始森林,天天和黑猩猩为伴,并以此为乐。

苏霍姆林斯基说过:“观察对于儿童之必不可少,正如阳光、空气、水分对于植物之必不可少一样。在这里,观察是智慧的最重要的能源。”第二环节,我和他们讨论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样进行“观察”。我给出一个问题:“如果老师给你两瓶玻璃瓶装的酱油和醋,你要怎样才能分出来呢?”

这个问题可难不倒他们,一个个小手举得高高的,急着想早点表达自己的想法,唯恐自己的办法让别人先说了。“闻一闻嘛,醋会让鼻子酸酸的,有时还会打喷嚏,酱油就是酱的味道。”“看瓶子上的标签,上面会有字。”“我看颜色就可以,醋的颜色浅一点,酱油的颜色深一点。”

“我打算尝一尝。”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全班同学都乐了。

“我只要听他们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声音就可以判断。”一个同学自信满满地说。同学们都表示疑惑,这怎么可能嘛?“那你能把这个神奇的办法解释一下吗?”我给他投去赞赏的目光,面露好奇地问道。“我觉得醋稀一些、酱油浓一些,他们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声音会不太一样。”这是一个心思多么细腻的孩子啊,我不由得给他鼓起掌来,同学们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,也热烈鼓掌。

我给每一个积极发言的孩子都打了一颗五角星,他们看着页面上的五角星,心满意足地继续投入课堂。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分享,孩子们了解了观察的基本方法——用眼睛去看、用耳朵去听、用鼻子去闻、用嘴巴去尝、用手去摸等等。学得有趣,学得开心。记得在一个班上完第一课,有一个女生拉着我的衣角,兴奋地说:“老师,我长大了也要去长期观察我喜欢的动物。”我看她的眼睛里闪亮着像星星一样的光芒。那一刻,我为之感动。

不管哪一位老师,都只能陪伴孩子很短的一程,但是,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心田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,闪起萤火之光。种子或许在晚些时候才能发芽、生长,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能进行这样的接力和铺展,积萤成炬,希望之光一定可以照亮他们的未来。

之后的几课,我们一起认识了植物的根茎叶,观察了叶的共同点、差异性和生长性,认识了家里、街道上的一些常见植物的叶子,了解了“活的植物的特征”等。可能因着佛坪青山绿水的滋养,小伙伴们对植物情有独钟。因此,课堂上的他们,热情特别高涨,总能给课堂带来惊喜和欢笑。

我带着饱满的情绪、好奇的心态、欣赏的角度去和他们互动,他们的情绪得到鼓舞,全身心投入课堂,然后他们的热情和新奇的想法又再一次感染我,愉快又热烈的情绪在彼此间流动。真的是与子同行,教学互“哺”;与子同怡,其乐融融。

下班后,走在佛坪的大街小巷,会时不时地听到“数学老师好”“科学老师好”的问候,那一声声脆脆的问候,他们纯真而又有礼貌的样子,一次次温润着我的心田、提升着我的职业幸福感。



疾风劲草

向中林

请救你妈

□蔡雨栖

芬芳
一叶

几年前孩子还很小的时候,一天晚上,三个人在家吃饭,先生逗小孩,问他:“长大结婚了,要是妈妈和老婆掉河里你救谁?”

我当时心想,一个全世界男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,你怎么问一个小孩呢?哪知孩子的回答出人意料,他说:“要看那时有没有生小孩。如果生了小孩,我不能让小孩没有妈妈,如果没有小孩,那就救妈妈,因为妈妈只有一个。”

无论救谁,他的原则,妈妈只有一个,不能没有妈妈。

他问爸爸:“如果妈妈和奶奶掉河里,你救谁?”

我还没等先生回答,就说:“如果真遇到这样的情况,你不用纠结,请救你妈,你妈生你养你,你应该救她,妈妈只有一个,老婆可以再娶。”

看开了就是这样,不用计较自己的丈夫救妈妈不救你,如果救了你,放弃了妈妈,他的内心破碎程度无法想象,人生从此步入灰暗。救了妈妈放弃了你,虽

也痛苦,但自我良心的受谴责度会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,也不会因此毁了人生。因为,妈妈是最亲的人,带着筋、连着骨。伴侣,说得赤裸一点,她可以是一生,也可以只是一个过程,这个角色可以是你,也可以是别人。

前两年,我和先生都买了意外险,我们商量,都将受益人写给了各自的父母,万一真有意外,父母年纪大了更需要保险赔偿金;如果写对方,这个钱最后就不知到了谁的手上。不是夫妻间没有人情味,而是看彻底到最理性就是这样的选择。

前两天,同事的好友去世,吊唁回来,在家感叹:“最伤心的是她的父母。”她丈夫、女儿和她争执,说难道她的丈夫和孩子不难过吗?同事没反驳,到了办公室和我们说,看着朋友的妈妈白发人送黑发人,一声声地哭喊:“我的女儿没有了。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朋友的丈夫、孩子一定也悲痛万分,但是她的丈夫很有

可能会再娶,孩子随着年龄增长会有自己的生活,而她的父母,心中的那种痛再多的时间都无法修复。

对于孩子来说,妈妈只有一个;而对于妈妈,孩子也是唯一与她身心相连的人。

每次先生回老家看父母,都会买东西,然后征求我意见,买些什么、买多少。我都说,多买点,想买什么买什么。

每年回去过春节都要给父母红包,然后告诉我给了多少,我知道他是尊重我,但其实我在想,不用告诉我,你想给多少给多少,给多少都不为过。只要你和父母高兴。

中秋节,先生回了一次老家,回来后,我爸爸问:“父母身体都好的吧?”先生大大咧咧说:“身体挺好的,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。”

爸爸一边擦着桌子,一边慢悠悠地,像对先生说又像自言自语:“你是孩子呀!”

其实我的先生也已中年。

感谢时光

□高雪梅

玉兰
一瓣

母亲是个勤劳的人。听姨奶奶说,母亲嫁给父亲之前,在当地小有名气,不仅勤劳,人也长得好看。姨奶奶最终做媒让母亲嫁给了父亲,好和她在异乡有个伴儿。

从我记事时起,母亲几乎包揽家里、地里的所有活儿。她很疼父亲,父亲是生产队会计,一天到晚在外忙着,做事精打细算,深受群众的喜爱。母亲早起做饭、洗衣、带娃,然后把娃放到篮车里推到田埂上,边干活边逗孩子玩。当然父亲也会偶尔给我扎小辫子。这样的日子久了,我从母亲身上学

到了勤劳、善良、乐观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暑假,当时生产队鼓励群众挑草积肥。我也一身武装,像模像样地跟在生产队的女人们后面,登上水泥船,从刘桥大桥向北,沿刘新河出发,有时会登上岸,有时就踩在河里。哪里有草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。一天下来,手脚都白乎乎的。

这“下河”的日子经历了两次,以至现在母亲每每谈起这件事情,都会热泪盈眶。她觉得对不起我,让我这么小就吃苦。其实我很感谢那段时光,让我体验到生活的不易,更激发了我奋发

学习的决心。1986年,我考上了如皋师范学校。

母亲现在已经是七十好几的人了,但精神很好,挑水、担柴、施肥、打农药,她都不用别人操心。她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宁可自己动作快一点,也不用别人去做,以至于父亲至今也不会做饭。

作为她的家人是幸福的。如今我也是做奶奶的人了,在对待生活细节上偶尔也会“嫌弃”一下母亲。想想也难怪,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,的确是穷怕了、饿怕了,他们这一路就这样节俭过来。现在日子一天天变好,我有责任让母亲父亲过得安心、舒心。